

黑龙江省出版社

林海孤帆

王家男

林海孤帆

王家男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林海孤帆

王家男

*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100,000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385册

统一书号：10377·54 定价：0.80元

目 录

林海孤帆.....	1
上篇 深入林海.....	3
下篇 风雨同舟.....	24
松花湖上.....	45
鸡血石.....	87
告别大森林.....	131

林海孤帆

林 義 加 冊

上篇 漂入林海

一 出 事

少年活动站出了大事——冯双全失踪了。

这个事故，引起了一连串的骚动。

活动站给学校挂了电话。学校说：“没见到。”

派人跟家里联系，双全的妈妈说：“没回家。”

最后，连林业局护林防火专用飞机都出动了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人们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，冯双全可能走入大森林了。

二 向 导

是的，他确实走进了老林子。

就在三十日的早晨，冯双全背着标本夹，拿上捕虫网，把铜笛往腰里一掖，悄悄地离开了活动站的白帐篷。

活动站的帐篷前，是那条白亮亮的松花江，他便是沿着江边的沙滩，一步步向上游走去的。

江边，除了金黄色的细沙，就是银白的鹅卵石，突然，前面的江岸象被人染过了一样，黑得象墨，闪闪发光。这是够激动人心的了，在少年活动站已有两年历史的冯双全，对眼前的景象真是欣喜若狂，他马上就识别出来，那是一群大得出奇的蝴蝶盖住了江滩。

冯双全擎着捕虫网，悄悄地摸了过去。

蝴蝶起飞了，遮天盖地，带着低音调的沙沙声，漫过江滩。从颜色上看，似乎是一群黑桦蝶，看那个儿头，又象“黄风”，不管是什么吧，总算珍品了。冯双全擎着捕虫网，爬上江滩。

蝴蝶又把林边空地染黑了，翘起的翅膀，在晨风中飘舞。

冯双全悄悄地向蝶群移过去。

蝴蝶群又起飞了，飞进了林子里。

双全跟踪追击，走进了森林。

那么说，是蝴蝶当了向导把双全带进大森林的吗？

三 谁的错？

不，不能这样说。

双全为啥独自来到江边？为啥一定要捕捉几只大蝴蝶？他自己知道，别人也清楚。

双全有个口头禅，叫“人多闹心”。

少年活动站集体制做植物标本的时候，他躲到帐篷外，趴在草坪上用大头针往胶合板上钉蜻蜓。他的好朋友遥遥来找

他。

“双全，今天是做阔叶树的叶脉标本，走，大伙等着你呢。”

“植物要研究，对动物也得探讨，我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”双全仰起脸，“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这是集体活动嘛。”

“人一多，我闹心。”

“你是不是咱生物小组的？”

“我？独立大队。”

开营火晚会的时候，生物组出的节目是民乐小合奏，自然是少不得冯双全的横笛了。

“走，”遥遥又来找双全了，他把那管笛往双全手里一塞说，“到江边上合一合曲子去。”

双全把铜笛横在膝盖上：

“我出个笛子独奏还不行吗？”

“独奏你得出，合奏你也得参加。”

“别难为我了，”双全简直是乞求了，“人一多，我就闹心。”

遥遥生气了，他问：

“全世界剩你一个人，你就不闹心了！”

一开始，同学们对双全的这些做法，虽然有意见，却都忍着。心里有火，也暗暗地憋着，可是到了昨天下午，突然爆发了。那是捕捉刺猬的活动引起的。

活动站的张老师把同学们带到哈答山的东坡上，他说：

“现在咱们就算进入了阵地，战斗任务是捕捉一只刺

猬，回去好做标本。既然是战斗，就得有个部署……”

接着张老师做了细致的安排。双全被分配到一块青石旁，张老师指着石下一个小洞说，这是刺猬的一个出口，让双全集中精力，蹲岗守获。

因为双全嫌“人多闹心”，站在洞口处，心想别的事，刺猬从洞口爬出来，他却没看见，让刺猬跑掉了。

下午，开了个总结会。同学们对双全提出了批评，自然他的好朋友遥遥也说话了：

“双全，你守在洞口还没有看到刺猬爬出来，你心跑哪去了？”

“人一多，我就闹心。”

双全低着头，掉了眼泪，弄得遥遥的发言说不下去了。不过会后他可没留情。他把双全拉到帐篷外，狠狠地数叨他一顿，最后说：

“‘人多闹心’，就剩你一个人就好受？明天捕蝴蝶，你千万别再出事了。咱俩都是三中来的，人家又都知道咱们最好，你再影响了捕获任务，我这脸都没地方搁了。”

“你放心，”双全好象在宣誓，“‘人多闹心’是我的性格，你得尊重，不过，我不能让朋友跟我丢脸。”

冯双全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，一大早独自来到了江边。他要捕捉几只大蝴蝶带回去，让老师看，让同学们看，让老朋友遥遥看看。

就是这样，冯双全跟着蝴蝶群走进大森林，你能说是蝴蝶的罪过吗？

四 林海茫茫

不能，当然不能。蝴蝶有什么罪呢？谁让你离群独自行动了？走进森林，本来应当抹过身，按原路返回，谁让你跟着蝶群一直向前走？等到蝶群在林子里消失以后，双全傻眼了。他站在原地转了一圈，四周都是黑森森的林子，再转一圈，仍然认不得来路，分不出东南西北，显然是迷路了。

双全后悔了。他后悔来时没在树干上留下标志，出来时没带上指南针。

不过，那时他并没十分惊慌，站在那里，尽量回忆老师讲的辨别方向的知识。他记得，可以根据树的年轮识别方向，年轮带宽的一侧是南，窄的一侧是北。可惜，在这片林子里没有一棵树墩，怎么能看到树的年轮呢？双全又想起了晚上看星星，白天看太阳。这里虽然树高叶密，从树叶的缝间还是射进了一道道金黄色的光柱。根据光柱的倾斜角度，可以判断出太阳所在的方向。可他为难了。现在是几点钟？如果是上午九点钟，光柱的方向则是东南，双全没有表，光柱也帮不上他的忙了。最后，双全决定爬山，站在山尖上，也许能看到松花江，甚至可以看到少年活动站的白帐篷吧？

不知用了多长时间，他爬上了一座山的顶峰。为攀到最高处的石磴顶上，那件海军衫被刮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标本箱也掉在了崖子底下。这座石磴高极了，四处没有挡眼，极目远望，双全的心豁然开朗了。他想，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

可能就这样高兴过。他又想起了一些电影，那里面常把某座山叫做“无名高地”，那么脚下这个石碾子呢，就叫他“无名峰”吧。

双全站在“无名峰”上，向四周了望。松花江呢？白帐篷呢？他什么也没有找到，满眼是起伏的山岭，绵延的树林。他似置身于绿的海洋之中，起伏绵延的山岭，多象这海中的浪啊！

那么他冯双全是什么？是林海中迷途的孤帆哪！

想到这，刚才发现新大陆的心情一扫而光，冯双全差一点掉下眼泪来……

五 回头路

哭是没用的。冯双全知道，眼前关键的问题是尽快走出大森林。

他爬下了“无名峰”，站在崖根下寻找来路。眼前都是一样的草，一样的树，密密扎扎的，哪里是来路啊？

这时，他又想起一个辨别方向的小常识，那也是老师讲过的：老树的树干上，长青苔的一侧是北，对侧是南。

双全朝一棵大树走过去，他围着老树转了一圈。果然，在树干的一侧长着毛绒绒的青苔。冯双全找到北了。他可以找到回头路了！

少年活动站的帐篷在什么方向呢？在林子的东面还是西面呢？也许是南面吧？双全苦苦地回忆走进森林时的情景：他爬上了江滩，蝴蝶群落在林子边上了，他偷偷地摸过去，

蝴蝶群起飞了，飞进了林子。在那片江滩的西北东面好象都有林子。看来，蝶群多半是把他引进了正北的林子里。对了，他是朝着正北一步步走进林子深处的。既然如此，他应当是面向正南才能走出老林子。

冯双全向南走下去了。脚下的森林大地，是黝黑的，潮湿的，软绵绵的。树上有些不知名的鸟雀在叫，地上长着各种奇花异草。他忽然想起了那个掉在“无名峰”下的标本箱，刚才怎么没找一找，把它带上。如果有标本箱在身边，现在他一定采些花呀、叶呀的带回少年活动站去，那该多好啊！

走着走着，林子似乎渐渐暗下来了。阴天了，还是太阳要落山了？双全恐慌起来，如果天黑前再走不出去，他将怎样度过这一夜呀！惊慌中，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，他爬起身，低头看看脚下，大吃一惊，竟叫了起来：

“天哪！它怎么跑到这来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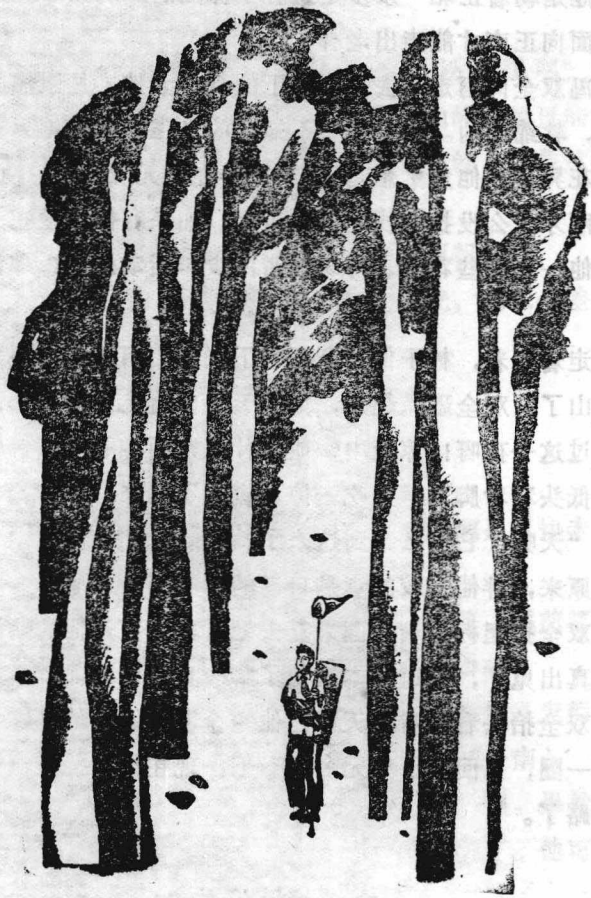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绊他一跤的竟是自己的标本箱。

双全拣起标本箱，翻来复去地看，确实是他的，没错。这可真出鬼了，难道标本箱长了脚一直跟着他冯双全吗？

双全抬头看了看，天哪！他完全明白了。他是在林子里转了一圈，又回到了“无名峰”下。现在他才确信，自己真的迷路了。

六 绝路逢生

太阳要落山了，林子里越发暗起来。



双全往四周看了看，心里发起毛来，他早就听说过，老林子里什么山牲口都有，老虎、黑熊、狼、野猪、金钱豹……天哪，在什么地方过夜呢？坐在树下，自然不行。树上当然安全一些，可是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树，他冯双全能爬上去吗？崖子下有个圆枣藤盘在了一棵老树上，顺着藤条倒可以爬着试一试，万一能爬上去呢？冯双全奔那棵老树走去了。
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还没等走近圆枣藤子，离藤不到五十米的白桦林里露出两间小房。

象奇迹出现一样，冯双全惊喜得目瞪口呆，绝路逢生，他得救了！

不知为什么，姥姥讲过的有关森林小屋的童话故事。一个个浮现出来。

七 童话世界

第一个童话：

一个叫拴柱的小伙子，每天上山打柴都看到沟底下有一群小孩在玩，孩子都不大，每人头上戴朵小红花，光着身子只穿一个小红兜肚，他们扯着一根长长的红绳，边唱边跳。拴柱觉得奇怪，这深山老林里，哪来这么多孩子呢？他站在山上喊：

“喂，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

话音没落，红光一闪，孩子们不见了。

第二天拴柱上山打柴，又看见了那些孩子。大伙扯着一

根红绳，边唱边跳。

“喂，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

语音没落，红光一闪，孩子们又不见了。

第三天，拴柱起了个大早。他没有上山，却悄悄地走进沟里，偷偷地躲在一块大红石后边。太阳一出山的时候，有一个孩子就象从地里钻出来一样，眨眼间在沟谷中的草地上出现了。拴柱一个箭步窜出去，抓住了那个孩子的胳膊。只见眼前红光一闪，孩子没影了，拴柱手里却握着一朵花，定睛再一细看，原来是一朵人参花，下面是一苗四品叶大人参。拴柱高兴坏了。费了好大的工夫，才把人参挖出来。

拴柱不打柴了，捧着人参往家走。走着走着，眼前的林子里出现了两间小板房。他十分惊奇，长年在这座山上打柴，以前怎么没见过这小房？还没等拴柱想明白，从板房里走出来一位白胡子老头，他对拴柱说：

“忙了一上午，你累了，进屋歇歇吧。”

拴柱这时才感到，自己真有些累了。便随他进屋了。

“累了一上午，你饿了，吃点饭吧。”

见到饭，拴柱肚子里咕噜噜地叫起来，他吃了老头端来的饭菜。

“昨夜没睡好，今天起得早，你困了。睡一会儿吧。”

吃过饭，拴柱正想美美地睡一觉，他往炕上一躺，睡着了。

拴柱醒来，天已经黑了，屋里点上了小油灯。白胡子老头就坐在他的旁边。

“天黑了？”

“日落了。”

“回不去家了！”

“在这住吧。”

“家里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非惦记我不可。”

老头没说话，打了个唉声。

这时，外边传来了呜呜咽咽的声音，凄凄凉凉，悲悲切切。

拴柱问：“这是不是风刮树？”

老头说：“这是孩子在哭。”

拴柱问：“孩子们在哪儿？”

老头说：“日落归，日升出，头上戴朵花，身穿红兜肚。”

拴柱一听，明白了十有八九，他又问：

“白天唱又跳，夜里为啥哭？”

老头看了一眼拴柱身旁放的那苗四品叶大人参说：

“鱼恋水，鸟恋树，人恋伴，参恋株。”

拴柱完全明白了，他捧起那苗四品叶大参，双手递给白胡子老头，求他明天再给栽回到沟里去，这才又重新睡下。

一觉醒来，天大亮了，老头不在了，拴柱原来睡在一块大青石板上。他坐起身，见身旁放着一大把火红的人参籽儿。拴柱把参籽带回家，种到园子里。

从那天起，一到夜间老林子里就有呜呜咽咽的声音。有人说，那是参娃娃们想伴在哭；也有人说，那是大风刮得树梢响。不过，人参能在家里种，叫做园参，这确实是事实。